

情系阿里

□赵娟

有一种守望,叫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”;有一种担当,叫“我为祖国守边疆”。阿里位于中国西南边陲、西藏自治区西部、青藏高原北部,北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,东临那曲市,东南依日喀则市,西南和西部与尼泊尔、印度、克什米尔接壤。阿里地区气候恶劣,俗话说:一年十二个月中,十个月是冬天,另外两个月“大约在冬季”。阿里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区域,被誉为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,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,含氧量仅为正常地区的50%—60%。高海拔导致这里生存环境恶劣、山峰林立、冰川雪地,人烟稀少、物资相当匮乏,但在阿里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是在藏的干部、援藏的专业人才和人才引进的大学生,他们情暖阿里,爱洒高原。

初入阿里,作为援藏干部的我,在大巴车上,有意无意注意到接待我们的一位小哥,他皮肤黑黝黝的,嘴唇略微泛点淡淡的紫色。我们并排而坐,在拉家常中得知:他是贵州人,今年28岁,来阿里工作已经五六年了,在贵州老家娶妻生子。目前,父母、孩子生活全靠妻子一个人照顾,每年他仅仅能回家一趟。他说,这里太阳紫外线强,因高海拔缺氧,会影响人的心肺功能。因为

这里空气干燥、常年干旱,年降雨量少之又少,水资源缺乏,所以农作物、蔬菜、水果等都是从西宁或新疆运输而来,物价比较高。在阿里居住的人大部分是来工作的,他们会把房子买到拉萨或内地的城市,退休以后,他们就回拉萨或老家去养老。我不解地问:“这里条件这么艰苦,你为什么还要留守?”他憨憨地笑了笑说:“阿里是很艰苦,可是不来,我不来,谁来坚守这方国土?”

我有幸承担噶尔县中考的监考工作。在监考工作的实操考试过程中,我认识了一位中学的化学老师。闲聊中得知,她老家在距噶尔县300公里的札达县,她和老公都是最先享受国家“三包”政策的受益者。她的老公也是一位教师,在阿里职校任教。她初中在内地班山西就读,高中在北京上的,大学在武汉上的。十年的学习生涯,费用全部由国家来承担,她说感谢国家对牧区孩子在教育上的好政策,因为好的政策改变了她的人生命运。她说,内地环境还是好,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,她非常喜欢。学业上,她品学兼优,完全可以留在内地或拉萨任教,可是她依旧执着地选择返回家乡——阿里,做一名老师。我疑惑地问:“既然有那么好的机会,你为什么还要

回阿里?”她莞尔一笑说:“这里是我的家乡,也是我生命的根。因为国家培养了我,所以我想用自己的学识培养更多家乡的孩子,让他们走出冈底斯山、喜马拉雅山,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,让外面的世界也了解我们西藏秘境别样的文化、淳朴的风土人情。”

陕西大厦是阿里挂职的援藏干部在阿里临时的家。初来乍到,去拜访相识的故人。走进他的房间,大约三十平方米,类似酒店里的标间。房间的摆设很简单,一张一米五的床,一个四门柜子,两把椅子,一个四方小茶几,这就是他所有的家具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房子门后的几盆花:两盆长寿花是他从内地坐飞机带来的,稀稀落落的叶子间绽放着几朵小粉花;一盆吊篮看起来有点萎靡不振;另外的那一盆鸭掌木,看起来倒有几分生机。他说阿里的气候较为反常,六月天,那两盆长寿花晚上放在窗户外竟被冻伤了。夕阳透过窗棂,余晖洒在窗边,斑驳疏影下他脸上的晒斑若隐若现。看着他脸上晒黑的皮肤,嘴唇因工作忙碌顾不上及时喝水干裂起皮,听着他娓娓道来,因为时差原因,他们每天晚上要忙到一两点才能休息,特别是疫情期间,每天晚上忙到更深半夜是常

态。临走时,他意味深长地说:“作为新一批的援藏干部,你们应该清醒地思考:援藏为什么,在藏干什么,离藏留什么?”这灵魂般的叩问直击人性的天灵盖。

来藏两个多月,七一建党活动到阿里烈士陵园祭奠,我知道了先遣连的故事。1950年8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,作为先遣部队进军西藏阿里。独立骑兵师人员包含7个民族,136人中63人非战斗人员,途中11次葬礼,历经180多个日夜,1000多公里艰险路程。爬雪山、过草地、登高峰,在缺衣、缺粮、缺盐的恶劣条件下,先遣连凭着顽强意志和强烈的责任感,战胜了千难万险,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被他们那种“不怕苦、不怕死”的坚韧意志和“生命未卜,信仰犹存”的精神所深深震撼。

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的“老西藏精神”,习近平总书记任在西藏考察期间,多次强调要弘扬“一尘不染两袖清风,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;二离桑梓独恋雪域,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”的孔繁森精神,成为阿里干部永恒的追求。

雪域高原,缺氧不缺信仰;雪域高原,缺氧不缺信念。作为一名援藏教师,我不仅担负着教育帮扶的重大责任,更肩负着增进汉藏友谊、维护民族团结、稳固边藏的使命。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!”我更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,将“老西藏精神”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做到勇于吃苦、甘于奉献,在经历风雨中淬炼筋骨,用实际行动践行“老西藏精神”和一名人民教师的崇高理想。



梦里水乡

李丛心 摄影

都说这个世界很大。我想了一下,好像也不大。我是这样算的:绕着赤道走一圈四万公里,按照一个小时五公里的行走速度,要八千个小时。八千个小时就是三百三十天,一年的时间都不到。

只是我们说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,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光走路、走直线,而是边走边看,看世界、看世间、看世事。

世界这么大,该怎么看呢?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

我是一个普通人,上着班,养着家,说白了就是既没钱也没时间。记得有首歌唱的:我想去桂林呀,我想去桂林,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;我想去桂林呀,我想去桂林,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这首歌火的那两年共鸣了不少人,也感伤了我。

我是一个很喜欢出去走走的人。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个梦想,就是做个自由职业者,时间自由、行动自由、心情自由。这些年我也没完全闲着,每年暑假我会带着妻儿来个长途自驾游,短则五千里,长则万把公里,十来天的时间,往北最远到了沈阳、往东是丹东,最西到了嘉峪关,最南是三亚。

在我看来,出去走走可以分成三个层次:一个是游玩,一个是行观,一个是停留。

游玩,就是到处走走,泛泛地看看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:旅游,就是从呆腻的地方到你呆腻的地方……这样的说法很实在,但多少有点自嘲。还有一句更接地气的话:上车睡觉,下车撒尿……这说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到旅游的真实写照。

行观,就是走在路上。从大海到高山,从城市到乡村,从田野到河流,从湿地到沙漠;从东到西,早

上七点看日出,晚上十点看日落;从南往北,从冰天雪地到烟雨蒙蒙,从秋意深深到艳阳高照。喜欢就多待两天,看自然风光,看人间烟火,然后再离开。

停留,就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。白天走街串巷,看车水马龙、人潮涌动;晚上漫步街头,看灯火阑珊、霓虹闪烁。不管是三个月,还是半年,就把那里当作故乡,当成是自己的家。

我喜欢行观。走进一座城,欣赏今天的风景,追忆昨天的故事。不说别的,就说说那一座座千年古城的前世今生,也是行观的享受,且听来:

北京古称幽州,唐陈子昂作《登幽州台歌》: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;南京亦称金陵,李白写《金陵酒肆留别》:金陵子弟来相送,欲行各尽觞;西安旧时叫长安,孟郊《登科后》说: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;开封作汴梁,元杜仁杰写《朝中措·以上二首见元草堂诗余卷上》:汴梁三月正繁华,行路见双娃。

更有今日的淇县是朝歌:朝歌夜弦五十里,八百诸侯朝灵山;临沂是琅琊:逸少擅风流,伊人琅邪国;枣庄是兰陵:莫泊兰陵郡,朝过绿野庄。

由此想来,这世界真的很大,距离有万里之遥,时间有千年之久,可以慢慢地走,慢慢地看。

行
观

□白云强



那年秋天,梅花香

□崔立



我是在那年秋天作为支教老师来到那所村小学的。

读书的场所是村委会给腾出来的几个办公室,七八十个孩子坐在几间屋子里,他们是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学生。

我被安排教所有年级的语文课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别说我作为老师没有心思去好好教他们,就连下面听课的学生,似乎也没心思认真去听。我也逐渐明白,那些委派的老师们为什么提前离开了这里,还有校长和我说的话,他希望我能多待一段时间,至少是上面委派约定的一年教学时间。

教五年级时,我似乎碰上了一个“异类”。那个女孩儿叫小梅,十三四岁的样子,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面,如一株梅花般静静地绽放,在角落里,默默地听我的课,还不时会在破旧课桌的练习本上急促地记录着什么。

有时,小梅还会主动举手提问,问我一些课本上难解的问

题。甚至有一次,我不小心解释错了,她居然还起身指出了我的错误。在全班同学近乎嘲弄的哄笑中,我不觉脸上有些发烫。

但更多时候,我还是比较欣赏小梅的,整个教室一二十名学生,也只有小梅是认真地听我的课。

小梅的学习成绩也同样让我震惊。再难的题目,小梅都能解答得游刃有余。我不得不每次都给她100分。偶尔,我也会注意到她的穿着,冬天快来了,这样的衣服,似乎与单薄了些。

冬天来了,我与往常一样巡视教室,角落中少了那个静静坐着的小梅。我以为小梅迟到了,可直至上课结束,依然没有看到小梅。

连着一个多星期,小梅都没来。我问小梅旁边的一个同学,同学告诉我,小梅估计是来不了了,要留在家照顾她母亲。小梅的母亲,一到冬天身边就离不开人。于是,我知道了小梅家的一些

事儿,三年前的一场大病让小梅母亲躺在床上了。小梅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家里的一切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,很多时候,小梅都要主动帮家里的一些忙。

我以为小梅真的是来不了了。可几天后,我还是看到小梅气喘吁吁的身影,小梅看到我,忽然有些想躲闪的样子,看我一直在看她,忍不住喃喃地说,老师,我不想读书了。

我没有去接小梅的话,只问她,你母亲还好吗?小梅眼中有了泪,告诉我说,她是趁母亲熟睡时偷偷跑出来的,母亲不让她再读书了,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,债是必须要还的……

我的心头忽然就有了雾。我说,小梅,放学后老师想去看看你母亲,可以吗?

小梅犹豫了一下说,好。

放学后,我和小梅走了半个多小时,来到小梅家那破旧不堪的屋子。屋子里虽然有些破落,

但很整洁。屋里的床上,我看到了小梅的母亲,脸色苍白又憔悴,小梅母亲听说我是老师,忙直起身来。

我和小梅母亲聊了很多。我说,小梅的成绩非常优秀,如果好好读下去,将来一定会有好的前途。我的话刚说完,小梅的母亲低下了头,面有难色地看着我说,老师,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,我这病,还有那么多的债,根本没钱再给小梅读书了。小梅母亲的眼圈红了。

我对小梅母亲说,您放心,小梅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,我全包了。

小梅母亲的眼中顿显诧异之色。

我还想说什么,鼻中就忽然袭到了一种怡人的香味。

循着香味的位置,我看到了屋子的一角,有一株腊梅,静静地,在墙角边绽开了几朵小花。

又一年秋天,我还在这所学校,我不走了,小梅微笑着,坐在我身边。我已经是她最好的朋友了。我告诉小梅,还有一年不到了,你准备好上初中了吗?

小梅用力地点点头。猛地,我又闻到了梅花香,在小梅淡淡又快乐的笑意里。

说,这个仿若天籁的声音,既熟悉又亲切。

我索性走出庭院,沐浴着清幽的月光,行走在幽静的堤岸,凉风习习,蛙鸣阵阵。清亮的蛙鸣声,响亮清透,时而清脆悦耳,时而雄浑刚劲,时而清亮高昂,混匀交错,清婉动人,不绝于耳。

迷人的月色,动听的蛙声!给幽静的月色朦胧之夜增添了别样的情调。我想,这不正是我常常思念的乡音吗?

在我的记忆里,贮满了水的稻田,池塘。不久,水面上就会长出一些青绿色的细叶浮萍,一夜之间,便铺满了整片稻田。再过大约十来天吧,青蛙仿佛如约似的来到了稻田里联欢,只要能含有一小洼水的地方,就可看到青蛙的踪迹。每年的四五月份,水底下乌泱泱的一片全是黑色的蝌蚪,于是,初夏的稻田和池塘便成了青蛙们的乐园。

小时候,我们常去稻田或池塘玩乐。尤其是晚上,月光如水,静静地泻在每一片稻叶上。稻田间,池塘里,无数的蛙声融为一体,汇成一曲曲优美的旋律,悠悠扬扬在夜空中飘荡。

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告诉我们,蛙声越多,蛙声越响,对农民来说,丰收就越有希望。于是,每每听着那如潮的蛙声,乡亲们便喜上眉梢,乐在心里。

稻田里的青蛙机灵得很,听觉特别敏感,尽管我们的脚步轻盈,没有发出一丝声响,但还是惊动了一只只伏在水边草丛里、稻田间,正在守候着害虫的青蛙。而我们走近,蛙声便戛然而止。“扑通、扑通”地跳进水里。待我们刚离开,久连的蛙鸣声,此起彼伏,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来

唱,仿佛在吟唱一支丰收的歌。

村里的二伯,年轻时走南闯北,见识多广。不知是他吹牛还是故意骗我们,他说,济南大明湖的青蛙是不鸣叫的。还给我们讲了一个神奇的传奇故事:话说当年乾隆游览济南名胜,来到大明湖畔的历下亭稍作休息。这下可不得了了,龙皇爷游湖,一下子惊动了大明湖里的各路“鱼虾龟鳖和蛇神”,于是,百蛙齐鸣,众蛇汇聚,奔涌而来,都想一睹乾隆皇爷的“龙颜”。可是,乾隆却不堪各路神明的纷扰,一怒之下,颁下一道圣旨:蛇归洞,蛙不鸣,鱼虾龟鳖归池塘。乾隆皇爷金口一开,各路神明,诸蛙皆退,众蛇归洞,鱼虾龟鳖皆无踪。从此,济南大明湖的青蛙再也不鸣叫了。

后来,长大了才明白当年二伯爷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,是他道听途说捡拾来的。其实,对于青蛙为什么会叫,而在济南大明湖的青蛙为何不鸣叫?有科学家研究发现,青蛙叫是生理本能发情求偶的表现,且只能在温水中鸣叫,而济南大明湖是地下泉水汇聚而成,水温极低,因此,济南大明湖的青蛙不会发出鸣叫声。

在老家小住的那个周末的夜晚,庭院外的蛙鸣声几乎一直响彻到天亮,虽然整夜蛙声如潮,我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吵闹,觉得那分明是丰收的奏鸣曲。

我想,那蛙声也许是大地丰收的吉兆吧。那蛙声与希望同在,与丰收同在。正是这个来自大自然的生灵鸣叫,构成了乡村最动听的犹如天籁似的特有乡音!

那个晚上,我是什么时候入睡的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想,绝对是枕着一晚的蛙声入睡的。

小燕儿·秋千

□方寸

我一路飞跑,冲进家门又入厨房。正揭锅盖的母亲大喊一声:“烫的!”我赶紧刹车,脚掌掂地,身体前倾。待母亲手中立起的锅盖冒着腾腾热气在地上流洒出一摊水,锅里的热气消散,我看到了又白又胖的小燕儿盘卧,香气随着热气喧腾。母亲将不再淌水冒气的锅盖移到门后靠在墙角,我从她侧身挤过街上,抓起一只小燕儿,飞跑回街上。

村口大石旁,小伙伴们围聚。石头上摆着一溜小燕儿。春燕妈做的小燕儿个头大,可皮肤黑。花苗妈做的小燕儿皮肤白,可个头小。我妈做的小燕儿,最美。圆圆脑袋尖尖嘴,小辫翅膀花瓣尾,黑亮眼睛莲花围脖,皮肤白白的,身体胖胖的,样子萌萌的。最好看的,要数身上的颜色,双腮点红如胭脂,围脖、翅尾的花瓣尖描红,由淡而浓直至尾尖最红,后背、翅膀喷红,如纱如雾如梦。

胶东风俗,清明小燕儿做得美不美,代表的是日子美不美。所以母亲们做小燕儿时,都是下了足足十的工夫,花了十成十的心思。平常舍不得捞不着吃的白面都攒在今天,用绣花的巧手描眉、捏花、扭辫子、编翅膀,把浪漫的情思、奇特的妙想、美好的愿望,都捏进这小燕儿里。

虽然有些不服气,小伙伴们也不得不承认,我妈做的小燕儿最美。我觉得自己脸上飞起红,只怕跟小燕儿的脸差不多,胭脂色。比美结束,各自回家,放下小燕儿,然后挨家挨户串门,抱得小燕儿归,还有俩鸡蛋。

是,这是清明节最高兴的事情,随便走进一户人家,就会得到一只小燕儿和俩鸡蛋。

说是小燕儿,虽然好吃又好,看,可它们不会飞。会飞的小燕儿在房梁上,在屋檐下,在燕窝里。

清明时分,村里的父亲们都会为自家女儿吊上一架秋千。我的秋千在门楼过道里,房梁上有一窝小燕儿。花苗背双手倚在门墙上,她看一会儿门口的,小燕儿,看一会儿房梁上的小燕儿,一会儿说吃了四个鸡蛋,一会儿说攒了一堆小燕儿,又说:“我打歌儿吧!”(胶东方言,意为“我荡会儿”)我荡了两个来回,双手紧握绳索说:“恁爸不是也给你吊一个吗?”“那个没有垫儿,打没歌儿(即一会儿)腕就疼。”

秋千继续荡着,我握绳索的手没有那么紧了。我慢慢从秋千架上下来,“就打没歌儿哈。我也才打没歌儿。”

花苗脸上笑开了花,迅速坐上棉垫,“嗖——”地荡出去。我扭头仰看房梁上的小燕儿,它们张着娇黄的嘴大声叫。

这会儿飞回来的是燕子爸爸吧,它双脚立在窝沿儿上,嘴里叼着虫儿。三只小燕儿,齐刷刷把大嘴移到它的脚边,嘴巴张得更大,叫声更急。

这自然是童年的事情。

清明回家,推开紧闭的铁门,房梁上的燕窝还在,张着娇黄小嘴大声叫的小燕儿未见。它们还没出生,还是已经长大离巢了?还是因铁门一直紧锁,它们找不到回巢的路?母亲不在家,香气随热气喧腾的小燕儿,当然也没有了。

十年前,父亲走了,木门换成了铁门,三角红瓦门楼也变成了水泥平房,这并没有妨碍燕子筑巢,却是再也不能荡秋千,也没有人再为我吊秋千了。

总听人说,清明既是节气,也是节日。小时候哪管地里的的事儿,只操心玩乐和学习,后来长大了,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土地,更无从关心。作为农民的孩子,心中是有愧的。所以总是希望老了返回家乡,种上几亩田地,守着一亩方塘,看日升月落,草长莺飞。

清明于我,确实是节日。

这个节日是有色彩有重量的,甚至是有湿度的。我想,买架秋千吧,放在院子里,坐上去荡一荡,仰起头,说不定就能看到小燕儿划过天空的身影。

乡
音

□李东凡

过了小满,雨水尤为丰沛。雨,隔三岔五地下,有时一下就是两三天,或一两个星期,有时甚至持续更久。那性情儿,任性得很,毫不犹豫,说下就下,下得欢快又豪爽。村里的长辈说,这是在落“龙舟水”。

村子里的江河、池塘、稻田,眨眼之间,便都贮满了水。雨后的苍穹,湛蓝如洗,空气格外新鲜,像经过了过滤似的。

这是进入初夏的前奏吧。这纯净的初夏景象,让我想到了南宋诗人陆游《幽居初夏》中“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”的意境,水满溢时白鹭翩翩,湖畔草地蛙鸣处处。这是陆游晚年闲居山阴时的闲适心境。景之清幽,物之安详,人之闲适,构成了一幅恬静深远的田园美景。

周末,我回乡老家的庭院小住。

老家庭院前,有一口大池塘,周边青山如黛,树木繁盛,塘田水满,禾苗青青。

夜晚,伫立窗前,凝望窗外月色朦胧的田野,久连的蛙鸣声,此起彼伏,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来